

狼來了：新世紀中國的 價值轉向



二十一世紀彈指間快有十年了，許多東西來得快，去得更快，但甚麼都阻擋不了全球化經濟的長驅直入。世界、地球、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史無前例的速率在變化，價值體系也如是。資訊的密集轟炸，四周的眼花繚亂，股市樓市的瞬息萬變，讓人的感官忙不過來，更遑論思想。人們彷彿生活在流動中，危機伴隨着機會。某種意義上人變得更物質、更焦躁，也更脆弱。

在緊張中在壓力下，人們追求放鬆和快樂。這時代被稱為「數碼時代」、「資訊時代」，更少不了「娛樂時代」。半個世紀前法國哲學家德波爾（Guy Debord）提出「奇觀社會」的理論，由發達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都市景觀本身滲透着「異化」、「物戀」的意識形態，人們身處其間，不自覺地遵循着資本主義的邏輯在生活。今天由於數碼科技的突飛猛進，互聯網開啟了新的傳媒時代，3D技術、iPhone 4等接踵而來，比起「奇觀社會」更奇異。現在沒人再對意識形態感興趣了。二十世紀裏知識份子動輒發動思想運動，現在不是他們無能或失語，而是在大眾傳媒稱霸的時代，這樣的知識份子沒了市場。然而，意識形態並未退出歷史舞台，而是退居於幕後，通過日常娛樂的方式，傳播與全球化經濟俱來的「流通的美學」。對於甚麼是「真實」、甚麼是「善惡美醜」的基本價值觀方面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鉅變。

最近看到鳳凰台播出採訪《喜羊羊與灰太狼》的節目，不妨由此談起。大家知道這部動畫片在今年年初上映，票房近億元，該片投資六百萬，回報率猶如金字塔奇迹，且為國產動畫片揚眉吐氣，讓製作公司大喜過望。有一點始料不及的是，原來打算給年齡四至十四歲的觀眾看的，想不到老幼皆宜，特別讓人跌破眼球的是來自白領OL的反饋：「做人要做喜羊羊，嫁人要嫁灰太狼」。上網查一下，還可發現要嫁灰太狼的「十大理由」，第一條當然是灰太狼「愛老婆勝過愛自己」。

電影創作人員說，想不到灰太狼這個反派角色會得到成年人的追捧，這的確出自他們的「創意」。狼一向被認為是陰險兇狠的動物，而他們不落窠臼，創造了一個「可愛」的反面角色。其實這創意體現了新世紀以來所形成的集體意識。在這部電影之前就有不少文化產品，狼羊之愛已不是秘密，狼的傳統形象被徹底顛覆。如《狼愛上羊》被稱為2006年最火爆的網絡歌曲，描寫狼羊生死與共的愛情；同類歌曲如刀郎的《披着羊皮的狼》等，幾乎傳遍大街小巷。如果這些歌裏狼在羊的面前傾訴着男性的溫柔和脆弱，那麼由港台歌星楊千嬅和楊丞琳所唱的《狼來了》中，狼是酷男的隱喻，成了女生眼中的夢中情人。

《喜羊羊與灰太狼》裏，狼也有愛心，但只是施之於牠的同類，與羊之間仍有一條善惡的分界。雖然這分界也很模糊，正如觀眾所概括的，影片的基本特點是「搞笑」，即羊與狼的關係被喜劇化了。有意思的是白領OL的反應，經過她們想像的投射，狼被抽離出影片而成為她們的「老公」偶像，狼羊戀愛的傳奇已在潛意識裏發酵。有人指出，在上世紀末「狼旋風」就已悄悄颳來，如1980年代齊秦的《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》就在大學校園走紅，孤獨而不屈的狼，年輕人心頭隱秘的欲望為之顫動，但那時的狼還沒想到要和羊談戀愛。

長久以來，有所謂「豺狼的本性是不可能改變的」，狼的刻板形象是兇狠殘忍的。許多有關狼的故事都涉及到「誠信」的價值觀念。在中國，「中山狼」是一個背信棄義的比喻。我們從小就接受《伊索寓言》裏「狼來了」的教訓，認識到誠實是人生最重要的倫理原則，否則就會造成「狼災」的後果。我們也讀過《格林童話》裏「小紅帽」的故事，要警覺狼的偽裝。但隨着新世紀的來臨，一覺醒



來，對於「狼來了」不再覺得可怕，它不僅成為「潮語」，也是報紙上和網上熱議的話題。狼成為眼球焦點、搶手名牌，看一看文藝市場，今年好萊塢推出的《狼人》(*The Wolfman*) 根據1941年的同名電影翻拍，去年田壯壯導演的《狼災記》根據日本井上靖的同名小說翻拍，1997年張學友的《雪狼湖》音樂劇也是，能搭點邊也好。

「狼文化」興起是個全球性文化現象，有其複雜的原因。隨着地球變暖、「9.11」恐襲、全球化經濟席捲世界，狼應運而起，奔突呼嘯。近年來野生動物遭到大肆捕殺，自然生態嚴重破壞，狼也在受害者之列。有趣的是環保運動對狼青睞有加，特別呼籲「狼權」。2007年2月德國環保部舉行了一個「誰是大野狼」的討論會，台灣公共知識份子龍應台撰文呼應，為狼翻案，為自《格林童話》以來狼被「抹黑」而抱不平，文章最後歡呼「狼來了，真好！」。在這方面也為狼說好話的產品紛紛見世，像美國電視紀錄片《與狼群生活在一起》(*Living with Wolves*, 2005)、法國及比利時出產了《與狼共存》(*Survivre avec les loups*, 2007)、《少女與狼》(*La Jeune fille et les loups*, 2008) 故事片，都力圖重塑狼的與人親善的形象。

更為強勢的是把狼作為一種新的文化資源。2004年面世的小說《狼圖騰》中，狼成為一種應當大力發揚的民族精神的象徵。書中講述知青陣陣在文革期間去蒙古草原接受再教育，聽到大量有關狼的神話傳說以及他親歷的種種與狼群有關的故事。如作者傾情描繪的，狼具有機警堅韌的性格，捕獵對象時穩準狼毫不手軟，既能忍受孤獨，又富於集團精神。小說敘事通過陣陣的歷史反思的視角，發現漢文化裏早已失去那種狼的活力，因而變得萎靡不振，造成近代挨打的命運。作者有意借助蒙古草原的東風，把「狼圖騰」重新矗立於漢文化中，這樣，漢文化才能在爭勝鬥強中成為贏家。這部小說立即成為暢銷書，不光給一般讀者帶來獵奇的刺激，也給思想失落的年代另開門戶，吹來一股血腥原始的氣息。熱銷之餘，作者更具自信，又推出給兒童讀的《小狼小狼》(2005)，要他們從小培養獨立、競爭的性格，即要小孩學做狼。

老實說，《狼圖騰》沒多大文學性，影響卻遠遠超出了國界，在短短幾年裏被翻譯成至少近十種語言，這現象也頗有趣。當代中國文學作品難得在國際市場上如此暢銷，對於熟悉倫敦(Jack London)《野性的呼喚》(*The Call of the Wild*) 的讀者來說，更驚豔於蒙古草原的異國情調，不過更深的原因在於《狼圖騰》適應了現實的需要。自柏林牆倒塌、「9.11」之後，世界彷彿回到了戰國時代，不知鹿死誰手，而全球跨國資本正所向無敵，以無形的火與劍跨越所有國界、拆除一切障礙。當冷戰意識形態淡出時，需要一種新的哲學為「叢林原則」張目，狼的權威象徵比任何理論更具「軟實力」性質，它訴諸權力的欲望，誰都可以擁有它。作為這部小說的後續，2007年日本松竹公司發行了一部表彰成吉思汗征戰武功的歷史大片，即以《蒼狼》為片名。

《狼圖騰》迅速跨越民族與語言的界線，對於操縱其間的國際印刷資本來說，本身即為「狼性」的展示。這可讀作一個全球化經濟「流通」與「跨界」的寓言。所謂「資本的流通」並不新鮮，當初馬克思就詛咒過，今天看來依舊不合時宜。在上世紀末各種全球化或全球主義的理論中，一種流行的看法是，由數碼等高科技術給跨國資本帶來奇迹般的發展，自由流動的資金更顯出其法力無邊，甚至跨越了國家力量的管制，凌駕於民族利益之上。不論這說法是或否，在新世紀裏，全球資本仍高歌猛進，「流通」和「跨界」仍是顛簸不破的金科玉律。從新興的「狼文化」來看，「流通」與「跨界」是文化產品中全球化美學的體現，形象地映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精神特徵，在重估價值方面顯示世紀性轉型的跡象。

一個相應的問題是，為甚麼是狼，而不是獅子、老虎，能成為風靡一時的文化指符？且不說在獅虎那裏缺乏複雜的「狼性」，當全球文化在重新整合時，也空前急速地穿透歷史記憶來搜羅文化資源，發現狼與人類文明一向形影不離，在流傳不絕的「狼人」中找到了「跨界」的秘密。處於奇迹與災禍連袂俱來的今天，有甚麼比狼更能象徵、更能應對這前所未有的變化之道？碰巧見到中國著名相聲演員郭德剛博客上〈有藥也不給你吃〉的帖子，最後的警句是：「在人群中生活，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狼性。」且不論這句話因何而發，「狼性」被廣為認同，此僅為一例。

狼的形象／題材在中外文學裏不絕如縷，但像《狼愛上羊》之類與影視文化、主要與好萊塢有直接關係。如前述今年上演過《狼人》，這“Wolfman”其實原名“Werewolf”，其傳說源遠流長，起始於歐洲中世紀。說人在滿月之夜被狼咬之後而變成狼人，比吸血鬼更具超強的能力。這題材一向為好萊塢眷寵，不斷衍生的敘事與美女拉扯在一起。如名導蘭迪斯 (John Landis) 拍過《一個美國狼人在倫敦》(An American Werewolf in London, 1981)，被列為經典片。他也為米高積遜 (Michael Jackson) 製作了《驚悚》(Thriller, 1983) 音樂錄像，米高扮演的正是狼人。這部成名作的銷量載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。隨着這兩年狼情高漲，像《群狼戰場》(War Wolves, 2009)、《變種狼人》(Neowolf, 2010) 之類的爛片來匆匆趕場。早在1960年代這個「狼人」傳到香港，根據流行小說拍成的電影《夜半人狼》(1963)，英譯為Midnight Werewolf。後來在流行文化中演變為「色狼」，2007年居香港爛片榜首的《七擒七縱七色狼》，由曾志偉等主演，就具有本地的傳統搞笑特色。

「狼人」在新世紀裏大放光彩，冷戰式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模式由是改變。的確，承認人性中有「狼性」，正視人性中幽暗的一面，比起無情打擊或道貌岸然是個進步，且激發了新的思維空間與創造力，如《狼愛上羊》拋棄了狼的刻板形象而別具新意，開拓了愛情題材。抽象地看，狼羊戀愛意味着幸福的奇迹之中蘊含着危險，凝聚着當代男女的日常戀愛經驗。如筆者在別處分析過這首

歌，大眾文化即使在與「主旋律」合拍之中，也可聽到日常欲望的眾聲喧囂，而網絡歌曲的受眾包括廣大打工一族，在歌中受傷的狼得到羊的救護，當牠們在荒野中相依相偎，走向仍有槍擊追捕的莫測的前途，英雄氣概中含有淒涼的意味。在全球化中國場景中，這首歌體現了由網絡所爆發的資本和自由表達的原始激情。這一與新世紀俱來的「愛」的福音，一方面是全球化經濟奇迹及其文化秩序中一種迷幻醉心的美學呈現，但另一方面蘊含着大眾欲望想像對於現實的希望與恐懼。

在創造力得到釋放的同時，傳統的善惡觀念也被顛覆。所謂「跨界」介乎人獸之間，具有「變形」的特異功能，從而獲得令人狂喜的想像的自由。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：到底是狼還是人？其間的分界何在？一不小心會跨入地獄。在學術研究中「跨界」能打通學科的束縛而開啟更大的文化空間；在生活中變個魔術，能引起驚叫，但在政治領域裏「跨界」，那就是侵略；經濟領域裏犯規，那就是掠奪；在道德判斷上就似是而非、善惡不分，在認識論上就認假為真。如果人真的變成狼，如《狼》(Wolf, 1994) 這部電影裏積尼高遜 (Jack Nicholson) 在鏡子裏看到自己的臉上長出了毛，狼真的來了你怕不怕？

百年之前有人驚呼「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」，那還是中國的價值傳統面臨地迸天裂的語境，現在所面臨的是全球性的價值轉向，首先是發生在大眾創意產業裏，通過娛樂的管道，在悄悄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。不光是狼，無論動物莊園和人鬼世界都被調動了起來。如時下熱捧的電影《暮光之城》(Twilight, 2008-2010) 三部曲裏，吸血鬼本性在改變，如流行曲《白狐》、電影《畫皮》(2008) 等則富於中國特色，這些例子舉不勝舉。

「狼性」衝出幽暗的角落，在新世紀舞台上活色生香，無論被當作可愛的壞蛋還是可敬的英雄，在背後操縱的是變化了的遊戲規則，即征服的意志、強權的崇拜，在中國場景裏即「金錢擺平一切」。被遮蔽的是人性，所忽視的是「誠信」——正是有關狼的歷史傳說中最關鍵的一點。如今年貴陽高考的集體作弊事件所揭示的，作弊屢禁不絕，是因為有人因此而成功，自己不這麼做就吃虧了，而賣高科作弊器材的也正是中學生們，當然背後操縱的是成人。或如最近香港「八達通」醜聞，有人指出是「誠信危機」。這正是今天全球社會所面臨的危機，人性面臨着考驗。

這麼說的話，要嫁灰太狼的白領OL們會尖叫起來：Come on，別政治化好不好，在這個「極度需要快樂的時代」，樂一下有甚麼大不了。是的，與狼共舞是現下的真實，擁抱「狼性」像走在鋼絲上；然而，在嘉年華狂歡中即使來不及思想，也需要高度的警覺和技巧，否則的話，小心腳下的鋼絲。